

陳文蔚詩詞選



竹
文
官
詩
話
集

陳文岩詩詞選

著 者 陳文岩

出 版 者 問學社

香港希慎道二號二〇九室

總 經 銷 翰墨軒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二一四號

蟾宮大廈二〇八一—二一〇室

電話 二八九〇九八一—

圖文傳真 二八九五四一三七

承 印 者 問學社有限公司

第一九九九年八月卅日
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62-85607-2-7

作者簡介

陳文岩，祖籍福建晉江。一九七二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系，成績全班之冠。歷年於本業屢有創見。除撰寫教科書外，科研著作甚豐。曾任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北京醫科大學及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客座教授。事蹟先後入載《國際知名人士傳略辭典》及《港澳精英名人錄》。自幼好古典詩詞。中學時起即不斷創作。本集收錄詩詞共二百二十九首。作者並將其中二十四首譯成英文。所作詩詞用字淺白易懂，內容新穎，適合具有中學語文程度人士閱讀。

嶺脊遙遙極目遙長城未見雪已飄愴涼
起伏悲興替慷慨巍峨不動搖非待石墻防
外侮教由風馬議前朝如今古蹟從頭踏傷
失當年八九霄

陳永發



張序

昔日歐陽修為梅聖俞的詩集寫序，提出了詩是窮而後工的說法。這觀點我不敢苟同。古今中外，藝術的昌盛永遠都是在經濟發達的時代的。

唐詩宋詞，有口皆碑，而唐宋的經濟大有可觀也。就是喜歡哭呀哭的杜甫，生活其實很不錯。李白『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杜牧『十年一夢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柳永『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就是自稱可以遊於物之外的蘇東坡，也『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這些

顯然是因為生活寫意而文采煥然的。

然而，我認為詩與其他藝術媒介有點不同。今天的世界是富裕的，但因為科技發達，電腦觸目皆是，我們是生長在一個沒有詩意的社會。繪畫、雕塑，我們還有大師輩出，但詩就顯得憔悴、凋零。尤其是在人煙稠密、人浮於事的香港，就是杜牧死而復生，恐怕也不容易表現出他的真功夫。

很奇怪，在我們這個與詩格格不入的社會中，我卻遇到兩位無詩不歡的朋友。一個是周南，另一個是陳文岩。周社長忙於政，但他喜歡的卻是詩。他的詩寫得有水平，不在話下，但就是好詩如我，也很怕跟他談詩論詞——因為此一談也，就一發不收，不可能把話題轉到其他的事情上去。

陳文岩呢？他精於懸壺之術，有起死回生之能。他的工

作忙得不可開交，但還頻頻寫詩，而又寫得那樣有水平，難道他是今天的傳青主？

藝術可以使人如醉如痴。見到周、陳二兄之狂於詩，我意會到詩的魅力自成一家。我自己對書法着了迷，但比起他倆之迷於詩，則遠為不及矣！

李白是個偉大詩人，沒有誰不同意。這個天才對酒當歌，豪氣迫人，狂放得可愛。傳說中，李白對自己的詩作視若等閒，信手揮來，隨手拋去。但在我的書架上有一套李太白全集，洋洋九百多頁。天啊，李老白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朋友，天天跟着他去拾回他拋掉的詩！這可見狂放不羈如李白，天真瀟灑如李白，不滯於物如李白，對自己的詩作卻很珍惜，慎重地保存下來，使我們今天可以擊節而誦之。

陳兄文岩出版這本詩詞集，收集作品遠達三十九年，這可見他對自己作品的珍惜，不讓古人，誠可嘉也。是為序。

戊寅歲暮

張五常

鄧序

文岩兄是一位橫跨兩個學術領域的奇才。他在醫學界是舉足輕重的權威人物，而這本詩詞集的出版，肯定可以使他在文藝界佔一席位。

文岩兄和我三十多年前一起在香港大學讀書。當時他的成績為全班之冠，我當然難以望其項背，然而想不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他的『成績』仍然遠遠在我之上。我忝為大學中文系教師，曾經多次講授舊詩詞寫作的課程，但直至今天還未能拿出一首半首稍為像樣的作品來撐門面，而文岩兄竟然能夠一口氣拿出二百多首水準奇高的舊詩詞，公諸同好，

真令我汗顏。

由於文岩兄希望一般中學生能夠學他那樣，十多歲就可以用舊詩詞的形式來抒發感情，所以他在作品裏不用僻字，少用典故，務求使每一首詩詞都達到明白如話的地步。綜觀全集，大部分作品用字遣詞淺近易懂，與古代詩詞雕章琢句的情況，有明顯的分別。根底好的中學生，如果用心揣摩，不難從中學得創作舊詩詞的訣竅。文岩兄這種用突破傳統方法寫成的作品，對有志於嘗試寫作舊詩詞的人來說，無疑是最佳的南針。

鄧昭祺

一九九九年七月

自序

我雖然是學醫的，但是自初中起便對中國古代的詩詞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中國文字的特色在古典詩詞中特別容易表現。例如『平仄』、『對偶』等都是單音文字許可的特色。由於就讀的是英文中學，所以只有自己鑽研摸索。三十幾年來，我雖然忙於學習、進修、科研、教學、講學和治病，都未曾完全間斷寫作詩詞。因為『詩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所以只要有什麼感觸，都可以寫成詩詞。

我的寫作有幾個要點：

一、不要生僻的字和不用險韻。我的中文基礎不太好，識

的字也有限；用生僻的字不但自己不懂，別人也不一定看得懂，險韻就更不用說了。

二、用韻的標準：一般我都選用現代發音為準。語文的發音通常會跟着年代而改變，所以在詩韻專輯中收集的古韻我也都避而不用。如果以國語、粵語或閩語發音都不協的話更不會用。

本書付印前有某國學前輩曾經批評我的用韻標準。其中一個例子是詩《鞞杜鵑》裏面的『一東』、『二冬』韻并用。根據這位專家的看法，這是『出軌』，要不得的。雖然在古代這樣的堅持是詩的規律，但是無論用什麼方言來唸，我始終沒有辦法分別『一東』和『二冬』，而這一首詩正是自己認為寫得較生動活潑，別有情趣的小品。當然我不會斤斤計

較那『一東』『二冬』的分別了。近人夏傳才教授（中國詩經學會會長）在他的《詩詞入門》中，看法竟然和我不謀而合。他也主張現代作詩，實在沒有必要區分『一東』『二冬』的。

三、盡量不用典：在詩詞中用典需要本身熟讀很多古籍，而且古時代的故事不一定可以反映到現代。一般人也未必能看得懂。我的看法是如果要用典，應該盡量用些現代的故事，如我在一首《漢宮春·詠美國總統克林頓性醜聞》一詞中曾有螳螂交配的故事。而另一首《漢宮春·詠俄羅斯紅場》詞亦有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這些都是現代的『典故』。

四、盡量淺白：我寫的詩基本上是直接抒發自己的感情。雖然不一定能夠做到『老嫗能解』，但相信大部分具有

中學程度的都會明白。『既是敞門求所以，再難盲目說應該』，指的是中國打倒四人幫後採取開放政策當然不能再有四個『凡是』了。雖然以『敞門』對『盲目』不工整，但是自己覺得句子流暢，意思明顯，也就算了。『生來無賢不須死，求得有心能補天』，勉強也只能算是流水對。再如：『固深傳統雖難破，顯淺目標定可期』，『豈有因循能永久，直須改革已多時』等，都可看出是韻律化的口語，希望能做到淺白而不俚俗。

總括來說，我認為寫詩填詞，要識的字並不需很多，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感情，盡量用比較現代化的語句，譬如不要寫柳就總是『章台、灞陵』，使舊的瓶子可以裝些新的東西。也就是說，描寫現時的事物，不一定要用『新詩』，舊的詩

詞格式也一樣可以的。就如鋼琴的許多樂譜，那有什麼新舊可分？

一般來說，『詩窮而後工』。曾經歷時代大變遷或個人身世坎坷的人，寫出的詩詞也會更感人。如果李後主沒有亡國，決不會寫出『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著名的句子。如果李清照生活舒適，也就很難寫出『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如果岳飛不是抗金，也就不會『笑談渴飲匈奴血』。如果杜甫不是經常走難，也寫不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我很幸運地生於太平年代，也幸運地一帆風順從學生做到教授，妻子賢淑，兒子成材，所以也很難『語不驚人死不休』。詩詞一般都反映作者的背境。相信別人要寫出『硬從瀕死搶人歸』也不容

易。本集所收錄的詩詞共二百多首，是我自從中學年代一直到本集出版前的作品。內容都是個人的經歷。有父子、兄弟情，有朋友情，也有愛情。有個人的觀感，也有對某些社會現景的吟詠。雖然不能算是什麼佳作，但也算是自己的感情抒發。依序讀來，也應頗能反映香港社會過去三十年來的變遷和個人的心路歷程。

促使我出版本書最大原因實是偶然。我的朋友柯君恆先生轉交一本由現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所贈的詞集。集中選了厲先生的詞一百首。讀來清新可喜，沒有僻字及典故。風格和我相當接近。所以我便下決心也把我的詩詞收集成書，以免辜負厲先生贈書的一番美意。此外，有鑑於近年來香港大、中學生的語文水準（中、英文皆然）普遍下降，